

關於徐道鄰先生

王公璣

道鄰年前在新大陸溘然逝世，我一直以無文字悼念為憾。真覺得對不起這位特出的學人和相知的朋友。今見中外雜誌十八卷第六期十九卷第一期，載有道鄰的令妹徐櫻女士寫的「紀念三哥」長文，她以細緻的文筆，作翔實的敘述，一定可作道鄰傳記的重要資料。我也因而追述我和道鄰交往的略情，權作補充；並算了卻我的悼念微忱。

道鄰的尊大人又錚先生，是一代霸才，人所盡知；這裏不必多提。他的家是在江蘇蕭縣東南境，地名徐三村（該村原屬縣轄第九區。）該村戶口不多，悉為徐姓聚族而居。小溪映帶，修竹葱籠，風景殊為秀麗。附近有皇藏峪、天門山和霧豬泉（東坡知徐州時祈雨所處）等名勝。我在民國十九年起辛蕭時，迭過該村，鄉人輒加指點，謂為形勝天然，自應代出名人云云。嗣徐府以鄉居交通不便，乃於徐州（銅山縣）北門街購置新宅。我想道鄰和徐櫻兄妹在外求學和工作時多，也許僅到過徐州北門街的新宅，沒有回過蕭縣徐三村的老家的。因為道鄰所寫又錚先生的年譜，

祇提到是「江蘇蕭縣人」和「到徐州省親」等語，並不會說到老家徐三村，所以特加補述。

到了民國二十三年，我由蕭縣調長銅山。這時道鄰早已回國，在南京任職，他到徐州訪問親友，便住在銅山北門街的宅子內。我和他晤敘，也都在這個宅子後面的小樓上。兩個人吃杯酒，叫些水餃子當作餐點，隨便談談，彼此都不拘形迹。迄今已四十年了，還記得有次談到「國父逝世時，在北平的中央公園內（該公園為遜清社稷壇所改建，在天安門右首。國父治喪公祭即在該處。）很顯眼處，懸有他的尊大人又錚先生一副輓聯，文為：

百年之政，孰若民先？何居乎一言而得，一言而喪。
十稔以還，使無公在；正不知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！

我說起這副輓聯，很為得體；雖然我那時還是學生，卻能記得清楚和背得出來。他告訴我：

在國父逝世時，他的尊大人正以特使名義駐在歐洲。是一個外交宴會上（好像說是德國），接到電報，他的尊大人在席間宣布「國父崩殂」息後，隨拔筆成此聯，未移易一字，即令拍發回國云云。我們素知又錚先生才氣縱橫，文思敏捷；柯紹忞為他撰的墓誌銘，即謂其「少穎悟，有神童之譽」及「為文章操筆立就。」，惟道鄰曾列舉其尊大人天賦特異的事例若干條（見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年譜），未將該條列入，所以特將這點加以追述。

在我和道鄰談話的小樓上，有幾隻塵封的書櫥。道鄰從書櫥裏檢出幾本書送給我。內中有他的尊大人手書影印本的「建國詮真」，和用紅色仿宋字印成的詩文集，裝訂得古色古香，非常可愛。這種刊本的詩文集，該是道鄰在「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」的序文中所提到的北平文楷齋雕板本子。

存在我手裏這些罕見的板本，經過八年抗戰，可惜都在兵燹中損失了。勝利後見到道鄰，他

也說在徐州藏書，未能預先運出，都告散失；他正在徵求之中。

道鄰來台後，於民國五十年所編印的「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」關於「文集」方面，所有又錚先生視昔軒文、兜香閣詩以及碧夢齋詞，都刊入。在我少年時，對於豪壯詩句，因頗喜愛，自易記憶。故又錚先生的「購我頭顱十萬金，眞能忘我亦知音……」「閉身坐繫蒼生望，大釣終當得巨魚……」「好向橋頭待黃石，何須酒後問青天……」等句都未忘卻，今天見又錚先生文集，重溫舊句，殊以爲慰。因而聯想到，以前紅字雕板的線裝本，該被道鄰搜集到了，果成廣陵散，東渡來台後，當不會再有又錚先生「文集」

印行問世。又在我記憶中，以前紅字板本中，似有在南通酬張季直的詩，時張氏邀梅蘭芳赴南通演戲，於宴席間，梅及又錚先生各高歌助興。張曾有截句「將軍高唱大江東，氣與梅郎角兩雄……」云云紀此事。今見道鄰所編文集中無此詩並無此註；是我記憶不清，還是道鄰刪略，那就不知了。在台偶晤道鄰，未遑質證；茲道鄰已逝，這點只好存疑了。

抗戰前——在二十四五年頃，時晤道鄰於南京等處，晤即聽他娓娓傾談。很奇怪的我確實不知他在政府中官居何職，也不會想到問過他。後來偶見報紙上登有他是行政院秘書長的新聞，我總覺到不大相像，並似和他本人毫不相干。因爲他的風度和氣質，分明是

一位學人，一位大學教授，而不是什麼「官」。

和他見面時，大都會說：「到我家吃餃子！」因爲有了餃子不要做菜，較爲省事；尤其宜於佐酒，可以吃一兩杯。有時也會加一句：「我的內人會包餃子」。那時所謂他的「內人」，便是徐櫻女士的「紀念三哥」文中的「三嫂」——德國籍的舒氏碧君。

抗戰時期，道鄰到後方，我在敵後游擊，因相

互隔絕並無音問。勝利後，他任台灣省府秘書長，我還在江蘇民廳任內，彼此均忙，益無聯絡機緣。好像在三十五年秋季，我因公到了徐州，道鄰突然來訪，這真是出人意表！當即問他：「爲何回來？」他欣然的回答：「我不幹了！」稍定他補充說明「不幹」的原因：「……爲砍伐林木事，鄭毓×拿着公文，要我蓋章，我偏不答應——省主席有些公事還不能勉強我，何況事外閒人的主席夫人！彼此爭執，她竟口出穢語。我認爲她是妨害公務；除請她離開辦公室外，並用我的壞腿踢了她一脚，權當送行。」說到這裏，他便離開座位，站起來表演他的踢腿姿態。極爲溫文而謹慎的書生，竟高興得忘形如是，令我笑不可仰。後來我問他是否還回台灣省府，他說：「好不容易一脚踢了這頂紗帽，怎能回去？還是教書好了。」這倒是我僅見的他的風趣。

三十六年秋我因病辭去江蘇民廳職，不久蘇省府改組，中樞內定丁治磐似菴先生主蘇。丁時任青島警備司令，約予到青島一談，以彼亦予之老友，可隨便大擺龍門。迨丁主蘇令下，即以道鄰任秘書長。丁卻與道鄰不相稔，恐其不就，因倩予飛滬促駕。我見道鄰轉達丁意後，他說紗帽已經擱掉，並且教書正有興趣，不願再作馮婦云云。我當時告訴他：這不是戴紗帽，卻是下地獄。江蘇係父母之邦，在赤氛逼近，萬分危急之際，應中樞徵召，何拘拘於出處小節？就這樣得到他的首肯了。不過我又告訴他：丁先生雖是半生戎馬，卻也是「擇善固執」的書生。政治措施上的所謂「善」，見仁見智，本是很難集中於一個

本文作者的好友徐道鄰教授早年留影。



焦點；假如兩個人見解有什麼參差，希望他爭持要有個限度，不要弄成僵局。因為他們兩位的精神，自不待言；但各是其「是」的個性，我也是深知的。幾個月後，在上海又見到道鄰，果然對於丁先生措施的意見，有不盡相同之處。在我勸慰他一番之後，他曾正色的責我存有偏見，曲意依違兩可。但我絲毫不以為忤；因為嚴正不苟的態度，正是他的本色和可愛之處。

在三十八年陰曆年後，赤焰蠶張，局面嚴重，匪軍有進逼長江模樣。我在上海寓所，突接



徐道鄰教授與夫人葉妙映女士合影。

到顧頡剛和其夫人張鏡秋兩人邀約，要我們夫妻倆到他們的寓處吃便飯，陪一陪道鄰夫妻；並說明係饒道鄰夫人舒氏碧君赴美之行。還分明記得鏡秋又來一電話，說是特別做了紅燒牛尾，要我們一定參加。可惜我們同時另有一個約會，竟遲了一個多小時才去顧寓，至則道鄰伉儷已匆匆於飯後離開，為着擺擋行囊，未能久候。這是我們和舒氏碧君未能作最後一次的餞別；而她這一個別，也便於到美後，為子女生活無法接濟，不得不另求生路，因而放棄了徐府「三嫂」的名義了！我們覺到這位洋太太，平時很賢淑，也好客，學做幾樣徐州飯菜，投道鄰所好，頗具有東方婦女的美德；嗣以道鄰陷入匪區一段時間，音訊隔絕，生死莫卜，想為走投無路，才不得不出此一策。我總認為這是變亂中一幕悲劇；道鄰該有無告的隱痛，自會原諒這位舊侶的。

在匪軍渡江，淞滬吃緊之際，我於決定離滬來台前夕，曾到道鄰處，敦促他和我同行。他說妻兒已均遣去新大陸，他僅孑然一身，便於隱避潛逃；尤其家中所藏圖書，必須有個安置，才能放心。因此才堅決主張暫不離滬，我也就無法相強；而他多關到竹幕裏一些時日，遲遲逃來台灣，亦即以此。不過他竟能脫離虎口，未被匪軍發覺扣留，加以鬥爭，總算是幸事！

到了三十九年，我聽說到道鄰已脫險的消息，大概在竹幕裏過捉迷藏生活將近一年。嗣從間接方面，知他教書，並知他和舒氏碧君已告此離。我想他也該知我居鄉養雞種園，學習老農老圃。惟彼時各人心情沉重，不願痛定思痛，晤面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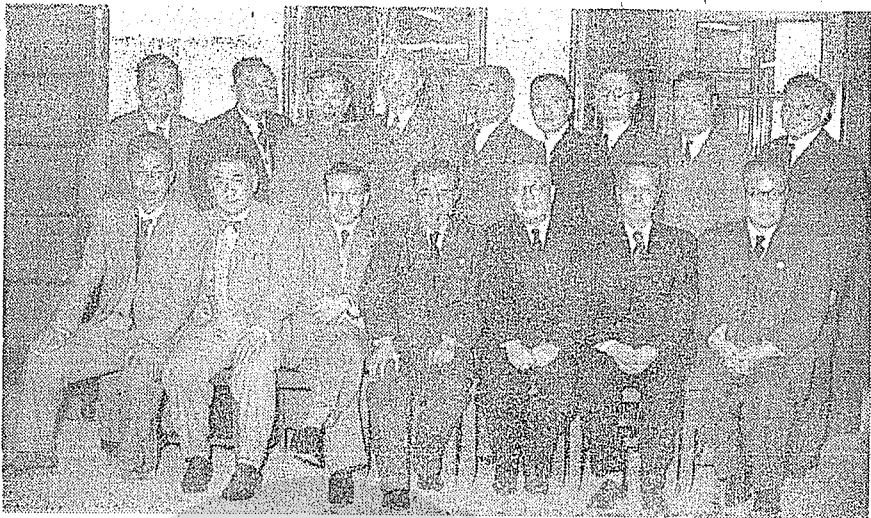
談。故我和他雖同居台北，但經四五年之久，並未有任何往來。有次因朱佛定先生相告，我才知道：道鄰和葉小姐妙映結婚的消息。朱佛老並說到：葉小姐是寧波一位富商的女公子，台灣大學的高材生，竟獨具慧眼，不計年齡，不計貧富，並放棄了考取留美即將出國的機會，毅然與其心儀之人結為終生伴侶，真是一位偉大的女性，堪為道鄰慶幸云云。並知其結婚儀式，極為簡單，以致親友多無由知曉。因此我才去一短信與彼致賀。他雖復一短簡（見另影印板），並約「小酌」；然迄未履行。因他在婚後不久，便到台中大度山講學去了。

似在四十九年夏，我和王懋功東成先生南遊，便中過大度山，端訪道鄰並拜見其新夫人。以事匆匆即別，未能暢飲暢談。但這是我和他最後的一面。不久他便去美講學，直至病死客中，永和這位學人訣別了！

道鄰逝矣！祇能借用東坡悼少游那句哀辭：「雖百身何贖」來紀念他而已。追懷他的為人，私衷以為用「溫而厲」三個字，作為論定，庶乎近似。友輩和他相處，不是覺到他有時如冬日可愛，有時如夏日可畏麼？

他的天資頗高，除他對於法學有研究外，看他關於國文以及其他主要外國語文的造詣便可明瞭。這種情形，又好像得之於他尊大人的遺傳。尤其他的一筆字和他的尊大人逼似，幾可相亂（影印短函可見其筆跡。惜又錚先生影印手稿，已告散失；無法刊出對照。）不過談到行動的表現。他倆卻又不僅各異其趣，實已大相逕庭。又錚先生是縱橫捭闔的英雄，像怒吼的狂飈；道鄰卻是溫文

謹嚴的學大，像安恬的清風。這雖比擬不甚貼切，



徐道鄰教授（第二排左第一人）早年與台灣文教界人士合影。前排右起成舍我、張維翰、丁文淵、左舜生、程滄波、端木愷、胡秋原、後排右起閻奉璋、阮毅成、陳石亨、黃雪邨、范爭波、陶百川、樓桐孫、王新衡、徐道鄰。

但總有幾分相像。工部詩中所謂「鐘鼎山林各天性」，雖親如父子，還不能必其「天性」相同吧？道鄰除擅崑曲外，偶作詞，殊婉約清新，多有寄託；體近清真白石，尚未見其有類似蘇辛豪放之叶。為着永久紀念他着想，似可搜集他的遺作，付諸印行。想徐櫻女士和妙映夫人許會注意到的。

最後，我回想到道鄰舉杯清談那種情調，殊饒詩意。他舉起杯來，既非喝，尤非牛飲；只是慢慢地「品」。有位朋友告訴我，說道鄰品酒大有功夫；無論什麼名酒，例如威士忌、白蘭地等，不論係多少年的陳釀，經他上口一「品」，便差不多品的相當準確。我和他對酒的時候，曾忽略了考驗他這一點。不過朋友所言，應非無稽。如今他在客地泉臺之下，和誰淺斟低酌，於親切笑談之際來細品佳釀呢？東望蒼茫，不勝百感！

（附記）我在文內提到徐又錚先生輓國父之聯，就當時記憶，上聯首句，為「百年之政，孰若民先……」那時解「民先」即「民為貴」之意。並將上聯全文詮釋為：

國父認為百年大政，必須以民為貴，要實現民主政體。既為肇造民主國家，何在乎以一言由自己來做了大總統，又何在乎以一言自己又丟掉了大總統（指讓與袁世凱）。係稱國父為民主政體，做個個人尊榮的偉大處。這是在學生時期見此聯時一種解法，是否有誤，不得而知。但幾十年來，深印腦中。囿於主見，覺到記憶的沒

有錯。今見道鄰編述的「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」本，最後附有朱佛定先生「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日記」，亦附該聯（見合刊本頁三〇一）。惟首句為「百年之政，孰若民生……」；「民先」和「民生」有一字之差，不知何者為是。我總覺到：「民生」令人聯想到係指「民生主義」，是一名詞，不若「民先」和下聯「公在」二字對得活脫。不過朱佛老和又錚先生關係極為密切，彼所記述，均係身歷其境的實錄，非耳食者可比。尤其經道鄰審核，自無錯誤之理。是我的記憶也許錯了；我當年的解釋也許牽強附會了。這些都是題外話，無關本文，藉便附記於此，希望就正於朱佛老以及博雅君子。

徐道鄰先生
此聯見先儒
手澤尚存，心跡亦存，人家不覺
欲生香則久已物
已不約而常見
此亦何極佩，且有何
也與可不一乎

徐道鄰教授致本文作者親筆函墨跡。

徐道鄰